

不知不觉,我们迎来了“五一国际劳动节”。而作为农耕民族,我国自古就有热爱劳动的传统美德,虽然古人也有“劳动节”,但是那时的劳动节不仅不放假,上至帝王将相,下至寻常百姓,还要到田间劳作,以实际行动诠释劳动之美。

提起古代的劳动节,名气最大、历史最悠久的,首推农历二月初二。据古籍《帝王世纪》记载,伏羲“重农桑,务耕田”,每年开春时节,都要率领各部落首领“御驾亲耕”,以示对农耕和劳动的重视。《史记》中也有记述,周武王在二月初二不但举行隆重的开耕仪式,还亲自带领文武百官下田劳作,并将这天定为“春龙节”,春耕的大幕从此拉开。古人选择二月初二是何用意?原来,每年这天,“龙角星”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。人们认为龙能行云布雨,是祥瑞的象征,而降雨又影响庄稼的收成。从节气上说,二月初二正处于二十四节气的雨水、惊蛰、春分之间。此时,春回大地、冰河解冻、万物复苏,一年的劳作又将开始。

到了唐代,二月初二被官方正式确定为“耕事节”或“劳农节”,由此成为我国最早的劳动节。皇帝率文武百官象征性地参加劳动,农民在农具上系以红绸布表示喜庆。到了明清时期,皇帝对二月初二的劳动意义愈加重视。自雍正以后,每年这天,皇帝都走出圆明园,带领官员和皇后、宫女到专门开辟的“一亩园”扶犁耕种。“二月初二龙抬头,天子耕地臣赶牛。正宫娘娘来送饭,当朝大臣把种丢。春耕夏耘率天下,五谷丰登太平秋。”这首朗朗上口的打油诗,亦反映了明清两代皇帝对劳动节的重视。为鼓励农耕,清代的“劳农节”还规定:“凡七十以上耕者,免赋税杂差,劳农节赏绢一匹,棉十斤,米一石。”朝廷对辛苦劳作了一辈子的农民实施奖励,彰显了对劳动者的关心与尊重。可见,农历二月初二是我国古代名副其实的劳动节。

古人的劳动节远不止二月初二,作为上古农耕文明产物的二十四节气,古人还把其中的清明、谷雨作为劳动节的象征。民谚有“清明谷雨两相连,浸种耕田莫迟延”之说。意为清明到谷雨间,非常适合农业活动。农书《农候杂占》就有“清明断雪,谷雨断霜”的记载。意思是清明和谷雨之后,冰雪消融,天气转暖,正好春耕。清明、谷雨也是采茶的黄金季,此时温度适中,雨量充足,经过一冬的休息和滋养,春芽正肥,古人劳作之余,有采茶的习俗。乾隆在《观采茶作歌》中有“无事回避开采茶,相将男妇实劳劬”的描述。

在男耕女织的古代家庭分工模式下,男人们有专属的“耕农节”,那么女人们当然更不例外,也有自己的劳动节“乞巧节”,又称“七夕节”“女儿节”等。牛郎织女鹊桥相会之夜,女孩们聚在一起,在如水月光下摆上供品,对天祭拜,祈求变得心灵手巧,“家人竟喜开妆镜,月下穿针拜九霄”即是生动写照。不过“乞巧”渐渐地变成了“斗巧”,成为姑娘们针线活的“PK”赛。由此衍生出穿针乞巧、投针验巧、兰夜斗巧等诸多有趣的比赛项目,也展现出当时劳动人民热爱劳动、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。

上面提到的劳动节,大多与春耕、夏耘有关,而到了收获的秋季,古人仍有自己的劳动节——农历九月初九,朝廷会在这天举行盛大的丰收祭天仪式,民间则有晒秋、登高饮茶庆丰收等风俗。

千百年来,在灿烂农耕文明的滋养下,重视劳动、崇尚劳动、热爱劳动,始终是一代代勤劳中华儿女创造美好生活的源泉,那一个个耕耘劳作的节日,那一次次祈求丰收的虔诚祭祀,皆可视作古人最盛大的“劳动节”。



五月榴花照眼明

制图/阿鸟

文/管淑平

“五月榴花照眼明,枝间时见子初成。”五月的风,带着初夏的讯息,轻轻拂过枝头,石榴树上一片片火烧云,红得透彻,红得诱人。

这是正赶来和初夏碰面的石榴花。蓝天如洗,阳光如雨,一朵朵石榴花火一般地绽开着,是初夏最灿烂的笑容。在绿叶的映衬下,花朵更加突出,是一朵朵正在“燃烧”着的生命。

生命应当保有一段向上进进的毅力,哪怕是一株普通的植物。这初夏的石榴花,宛如一位婀娜多姿的舞者,身量曼妙,翩翩起舞。花瓣层层叠叠,红得热烈而奔放,仿佛是燃烧的火焰,又似少女的脸颊,泛着红晕。有的嫣

然深邃,有的红艳欲滴,有的娇羞含苞……这石榴花,像是一位容颜绝佳的女子,著红袍一件,于风中衣袂飘飘。

农村的老屋旁也种有几棵石榴树。每每初夏来临,那满树的石榴花便竞相开放,给整个小院增添了几缕朝气。小时候,看到石榴花开,我们总会跑到树下,抬头仰望,石榴花红得正旺。有时,我们会爬到树上,摘下一朵石榴花,别在帽子的一角,或者将一朵朵花用细软的线条串起来,编成小花环,然后戴在手上,愉悦一整天。

屋旁的这些石榴树也给我们提供了一片阴凉。那浓密的绿叶,如同一把把绿色的遮阳伞,为我们带来了一片清

凉。每当风起,一树树的石榴花,藏不住的香,深深浅浅地流淌在空气中。那香,很放肆,是一场铺天盖地的弥漫。

在农田劳作的长辈们,归来,早已疲惫不堪。此时,他们坐在石榴树下,喝着茶水,聊聊天家常。农田的忙碌和辛苦,在这绿荫红花之下,云雾般地消散了。亲近土地和自然的人,也没有过多的物质追求,他们被庄稼和草木滋养。

到了秋天,石榴树便结出了累累硕果,摇摇欲坠。那树上的石榴,身裹金玉衣,暗藏红宝石。我们在长辈们的陪伴下,小心翼翼地爬上树,举起一把剪刀,将一个个成熟的石榴剪下,装篮。采摘下来的石榴,带着一种微微

的香,很好闻。剥开石榴皮,晶莹剔透的石榴籽儿露了出来,宛如一颗颗红色的玛瑙石。轻轻咬一口,甜美的汁液涌出,顿时充斥在口腔。惬意!

石榴不仅味美,还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,能够清热解毒、生津止渴。石榴叶收敛止泻解毒,石榴花芳香行气醒脾,石榴皮酸涩能止泻、止血驱虫,石榴籽开胃生津。人们常说,石榴全身都是宝,的确如此。

离开故乡已有多多年,但每当想起那满树的石榴花,心中便涌起一股淡淡的思念。那花香、那绿叶、那硕果,都成为了我记忆中最珍贵的部分。

陪伴老墨一生的“技术活儿”

文/李秀芹

邻居老墨是个精瘦的老头儿,看模样就知道这辈子吃了不少苦。老墨是外地人,娶了本地媳妇,他厚道老实,虽然没读几年书,但他靠着踏实肯干养家糊口,还把小日子过得一年一个台阶,着实不易。

老墨年轻时在山上采石,当雇工,采石纯是力气活儿,但也锻炼人的体魄,他一身“松”肉愣是抡大锤抡得结实结实,一抬胳膊,能鼓出蛤蟆一样的肌肉。老墨就是凭借这身力气得到了老丈人的认可,娶到了媳妇,留在我们这里生活扎根下

来。岁月一年年流转,老墨换了不少工作,都是出力气为重活儿,但赚钱也相对多些。白天出一身臭汗,下了班冲个澡,换身干净衣服,人刚到家门口就哼起了小曲儿,老婆孩子闻其声便跑出来笑脸相迎,晚上一家人坐在桌子旁有说有笑,吃吃喝喝,一天的劳累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日子一天天过,力气一天天出,孩子一天天长高,家也一年年富裕起来,老墨知足。老墨五十岁还在高温车间工作,四十多摄氏度的高温,封闭式车间,别说干活了,人往

车间一站,不到一分钟,浑身湿透。但老墨还得在这样的环境下打包扛料,他说习惯了,想想月底的工资便不觉得累了。

老墨靠挣辛苦钱,买了房子,供儿子读了博士。老墨快七十岁时,还在公路上干保洁,其实他根本不用干活儿挣钱,他儿子挣钱多,也孝顺,每月给老墨卡上打钱,但老墨闲不住。他说,劳动了一辈子,身上的机器都习惯了这个转速,猛然停下来肯定机器受损,得缓缓减速,根据身体状况适当干点活儿,权当运动了。

如今老墨七十岁出头,保洁也超龄了,他又“承包”了胡同里的卫生,每天一早一晚拿着扫帚扫呀扫呀,扫得一尘不染。谁家有活儿他也赶去帮忙,他说和他别客气,他帮的不是忙,是舒活筋骨。

有人同情老墨,一辈子净干力气活儿,老墨却对自己的命运颇为满意,吃苦耐劳也是一项技术,这项技术既赚钱又锻炼身体,而且一旦养成习惯,人品也跟着增值,谁都喜欢勤快人。

细琢磨,老墨说得在理儿,劳动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儿。

母亲惹的那些“桑事儿”

文/马海霞

母亲在家门口开垦出半亩荒地。不知道何时哪只鸟儿的功劳,将一粒桑葚籽儿“种”在了我家地里。没几年工夫,桑树长大,挂满了个大味甜的桑葚。

我们一家人吃,低处的桑葚就足够,还能留给四邻采摘。至于树顶端的桑葚,则是鸟儿的食物,母亲说,树是鸟儿种下的,它们吃合情合理,所以,我家的小孩子不许用石头打鸟儿,让它们安心地吃去。

每天早上,我还卧在床上,早起的鸟儿已经赶来觅食了,鸟儿吃饭也和人一样,边吃边说话,叽叽喳喳,把我从睡梦里吵醒。它们一定在说“快看,这里一个大老紫”“这个桑葚太甜了”……反正我吃桑葚吃高兴了说什么话,鸟儿也说什么话。

我家桑葚好吃的名声也传得快。不久,有些不认识的人比鸟儿还起得早,来我们地里摘桑葚。若说他们“偷”,其实也不是,桑葚本是野生,资源共享,但毕竟生在我家地里,所以他们也不好意思明目张胆地采摘,都是赶在鸟来之前,悄悄地摘,悄悄地走,带走一袋大老紫。

即便他们悄无声息,母亲也发现



了。一早有人来过,因为地上落了一地的桑葚,有些桑树枝条也被扯得东倒西歪。母亲有些恼火,一边打扫战场一边嗔怪:要摘便好好摘,搞得鬼子扫荡一样。

母亲决定明日一早逮住他们,扔出几句话儿,让他们脸上挂不住。母亲早晨四点多悄悄开大门,果然逮住一个摘桑葚的,但母亲没敢吱声。那是一位体态臃肿的妇人,却比猴子还灵敏,爬在树的顶端,那里的桑葚又大

又紫又甜,是整棵桑葚的颜值担当和实力担当。母亲怕一说话惊动了她,失足从树上掉下来摔出个好歹可就是天大的罪过了。那妇人终于摘够了从树上下来。落地时母亲上前搀扶了她一把,这一把她吓得够呛。

“我家地里的桑葚,你可以白天来摘。”母亲说。“我六点就上班,家里孩子喜欢吃桑葚,可桑葚太贵了,买不起,这不……”妇人话没说完,母亲便

说:“我家有梯子,明日一早我把梯子放家门口,你来取。”

此后,母亲每天一早就将梯子竖到大门口,谁来摘谁用。母亲说,任由他们摘去,低处的桑葚一个上午太阳就晒红了,够咱们吃的了。至于那些扯坏了的桑枝,母亲说,秋天时锯掉烧火,权当剪枝了。

桑树越锯越旺,母亲甚是欣慰。但前年,邻居宋大爷生病,竟然找起了“桑”事儿,说他得病怪我家地里的桑树,俗语说前不栽桑,后不栽柳。这宋大爷,原来也没少吃我家桑葚呀,再说这棵桑树离我家近,离他家还隔着五十米外加一条公路呢。但母亲还是毫不犹豫地决定刨了这棵树。

没想到这棵桑树树根扎得又深又远,比树干还有气势,一副成精的模样。两个哥哥又是锯又是刨,用了两天才将这棵桑树请了出来。

我看着心疼,母亲说,心疼啥,只要宋大爷病能好,让我刨了这半亩菜园我也乐意。只是亏了那些鸟儿了,来年桑葚成熟时,不能让它们白跑一趟,在地里撒些米儿招待它们吧。一个又一个桑葚成熟的时节,这些鸟儿来吃食也带来了一树鸟鸣,竟然和母亲“鸣”出了感情。人老了还有一颗童心。“葚”好,甚好。